

主觀的分析、客觀的凝視

——五四時期女作家的書信體小說

如 然

一 導言

五四時期有很多女作家都採用書信體形式創作，當時有些文學評論家對書信體的作品評價並不高。¹而歷來評論家在談論五四的女作家的書信體小說時，都是輕描淡寫。（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幾部探討五四女作家的作品和成就的書，都對女作家的書信體小說的評價不甚了了。）近年，這類作品的「主觀抒情色彩」，²「感情真摯，記事坦誠」³得到肯定的評價。

五四女作家筆下的書信體小說是一種標識著現代女性的孤立和被囚的處境的敘述模式。書信體原本是用來聯系身處於不同地方的寄信人和收信人的橋樑。⁴但大部分五四女作家的書信體小說都是由寄信人寄出的信構成，雖然從其信中我們知道收信人曾經回信，但讀者卻沒有機會看到回信的原文。作品中只錄載了單方面的信，把信的橋樑作用減低了，同時亦顯露出書信執筆人孤立的處境，人際間溝通的隔膜。五四女作家的書信體小說中大部分的書信都是由一些孤獨或孤立的女主人公執筆。書信成爲這些女性生命的記錄，也是這些女性存在的象徵，即是說女性就是書信，書信就是女性。⁵因此，用書信來作爲女性的生命的記錄正意味著女性的生命是受到某些形式的規範和限制，而這些規範和限制都是傳統男性社會加諸於女性身上的東西。

在大部分出自女性作家之手的書信體小說中登場的女性，無論在事業、愛情及家庭的層面上，都要面對傳統的壓力。五四女作家筆下的女性，尤其是出現在書信體小說中作爲書信的執筆者的女性

們，都是受過教育的女性知識分子。她們由於比一般女性更加懂得思考，更爲有獨立謀生的技能，因而對傳統的規範和限制的反抗亦更強烈。有些被壓得透不過氣來，選擇了死亡或離鄉別井作爲消極逃避的解決方法。有些經過思考、探索及經歷，積極地創造新的自我，邁向一條更寬敞、更自由的路。

以形式及體裁而言，書信體小說的敘述角度及技巧分析，比較起其他小說的體裁，受到更大的規範和限制。書信的格式本身有上款、下款和日期。其中所使用的稱謂往往一開始便界定了書信執筆人與收信者的關係，亦同時界定了、顯現了書信執筆人的存在處境。書信體小說的故事以書信執筆人的第一人稱的角度展開。這單一的敘述角度一方面容許讀者窺視書信執筆人內心世界的面貌和變化，對書信執筆人達致一個內外兼備的、較全面的認識；另一方面，故事中其他人物的反應、行爲都是透過書信執筆人的角度間接披露或表述；因此，書信體中的故事的視野及發展受到很大的局限，不能就不同人物的角度及處境隨意開展。書信執筆人所受的敘述角度上的限制，亦反映出書信執筆人所處身或面對的局限、以至困境。

五四女作家使用書信形式作爲小說的體裁，這種形式反映了作品中的書信執筆者在社會、家庭以至思想、感情上所面對的規範和限制。可以說書信這種體裁本身是一種象徵，反映了故事中女性書信執筆者的困境。而書信體小說中的女性執筆者最常處於的困境是寄出的書信，沒有人閱讀或作出回應，在這種情況下，書信就會變得沒有意義。書信原本是書信執筆者感情、思想、願望的載體。當發

出的書信沒有回音時，執筆者的感情、思想、願望都無法傳遞，生存變得缺乏意義。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寫信已變得沒有意義了。而大部分書信體小說中的女性執筆者都是因失望而停筆的原因也在此。所以五四女作家筆下的書信體小說是一種否定的文本：把女性的願望否定了。

這些書信體小說中的女性執筆者，就像中國歷史上許多女作家一樣鬱鬱不得志，孤單地活著、甚至死去。現代的女性知識分子，由於渴望求取知識，像古代的女性知識分子那樣，她們隻身離家出外求學，當然，她們已無須像女性知識分子那樣女扮男裝，而可以用堂堂正正的女兒身出外求學。在求學的過程中，除了知識，她們也認識到和學習了個人自由的可貴；然而這些新醒覺和新意識與她們所屬的家庭或原有的處境是迥然不同的。這些女性們被夾於新與舊的意識形態之間，表現於作品上就形成一種錯綜複雜的張力。書信有一種連接內外的功用，把女性們複雜的處境貫串起來，進而更加顯露出小說中女性執筆者困惑的處境和心情。這些女性都嚮往、追求與傳統女性不同的社會、家庭以及感情的關係。由於她們的行徑和願望都有異於一般遵守傳統的女性的所為，因此她們最終都只得走上個人滅亡的悲劇結局。⁶

書信體小說中的女執筆者可以說是「挑戰官方正統話語的另類被壓抑的聲音」，⁷ 這些女性，雖然大都以悲劇終其生，但她們並不是完全沈默的。她們的信都由女作家為她們發表了，這表明了保護和維護女性的是她們的同性，而不一定是男性了。因此，五四女作家筆下的書信體小說的女主人公雖然有不少以悲劇終其生，但她們執筆的書信為女性所保存或公諸於世，正顯示著女性共同體的生命力，而這生命力會漸漸發揚光大。所以，這些作品並不是純粹的悲劇，而是透過女性知音的出現去顯示出悲劇終結後的新希望和前瞻的可能性。

二 《某少女》：書信是女性生存的記錄，對生的希望

沈櫻的《某少女》（一九二九年）中書信執筆者是一個離開鄉下的家到上海求學的十八歲少女。少女雖然沒有像與人發生戀情，卻已情竇初開，在遇到一位令她心儀的青年後不久，就因學校鬧風潮而被接回家去了。⁸ 回到鄉間，少女仍然與青年保持通信。由於她倆的書信往來，被母親發現了，而母親“也像別人一樣地誤解我和哥哥的關係，竟至以此禁止了我出外讀書”。⁹ 母親禁止少女出外讀書扼殺了她作為一個現代女性知識分子的成長，把她留在家中，也意味著把她關回傳統家庭的牢籠中。書信象徵著少女想脫離傳統家庭束縛的願望。寫信於少女而言是生存的印證，是對生的希望。

《某少女》是由維時十個月、五十八封信所組成的中篇書信體小說。由於這些書信涉及的時間長，書信有著推進情節發展、展露人物關係改變的作用。第一封信是少女在與收信人（以下簡稱青年，作者沈櫻在「序」中稱他為C君）認識後第二天所寄出的。¹⁰ 信的上款是「x x 先生」，下款是「x x」（即少女的名字）。¹¹ 這裡的「先生」包含著敬意和距離。在第一封信中書信執筆人和收信人的關係是未定的，然而第二封信就不同了，上款是「x x 哥」，下款是「作了你的妹妹的x x」。¹² 「哥」和「妹」是兩個顯示性別和人際關係的詞。¹³ 而其中所包含的人際關係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兄妹關係是家庭中有共同的父母、同一血緣的男女；廣義的兄妹關係往往涉及戀人或夫妻的關係。可以說「哥」和「妹」的狹義和廣義的意義是互相矛盾排斥、而不能同時並存的。

在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中，兄妹是不可以戀愛的。當少女在第二封信中用「哥」去稱呼青年，用「妹」去指示自己時，她已在不知不覺間把自己推回傳統的倫理關係的束縛中，她對青年的愛意亦由於這「兄妹」的稱呼而變成一種不合倫常習規的愛。在少女用這「哥」、「妹」的稱呼時，她已將自己陷進一個作繭自縛的困境中，她追求的是一個不能實現的戀愛關係。其實少女也認識到「哥」和「妹」是可以用於戀人或夫妻的關係上的，這一點

可以從她指摘那些偷看她的信的人不了解她與收信人的關係中看到，某程度上，少女的指摘和憤怒免不了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嫌疑了。

對於少女，「哥」、「妹」只是一種掩護色，同時是一種她熟識的關係（她有一個親生哥哥）¹⁴，所以少女用「哥」、「妹」去標誌自己與收信人的關係便成爲一種自欺的安全設備，而當她知道青年寄來的信被人偷看過，她很生氣地寫道：

「那些頭腦不清，思想全無的人哪里能了解我們的關係？看見是男女在通信就以爲不正當，尤其是看見我們總是哥哥妹妹地稱呼，更覺是不得了。」¹⁵

這段話反映出少女不安於一般人與她嘗試去投射成是狹義的「哥哥」、「妹妹」關係的看差的落差。她本身的態度是自相矛盾的：她一方面憤慨於人家偷看她的信，同時卻又強調「我們的一切都是坦白的，可以公開的，不怕議論的」。¹⁶ 少女一再強調「我們的關係不是他們所能懂得的」，¹⁷ 也是富有戲劇性反諷和暗示出她與青年之間存在的隔膜。其實少女本身也不完全了解自己與青年之間的關係，至少她不完全了解青年如何定義她倆的關係，是她把她倆的關係定爲「兄妹」，她扮演「妹妹」，並且利用「妹妹」的身份對「哥哥」暢所欲言，「妹妹」是個安全裝置，但是少女並不滿足於一個狹義的、單一的「妹妹」的定義，她嘗試去擴張「妹妹」的意義，卻不爲青年所認同、接受（青年說在少女強烈地向他表示愛意後，就下了決心和她斷絕交往）。¹⁸ 青年不接受少女的愛顯示他不接受「妹妹」一詞的多重定義。

當人對一些字眼賦以不同意義的時候，人與人的溝通就會受到阻礙，引致關係瓦解。在青年不接受、不認同少女對「哥哥」、「妹妹」的多重定義後，他沒有再見少女，也沒有回信。當發出的信沒有回音，再寄出信也變得沒有意義，在少女發出第五十三封信之後，一直沒有見到青年，也沒有回

音，少女發出的信變得沒有意義，最後少女終於決定返回鄉間的家。阻止，妨礙女性走出傳統家庭束縛的力量除了家中的父母之外，還有女性一廂情願〔像少女那樣〕地夢想著會協助她們得到更多自由的男性，而這亦可以說是一個莫大的諷刺。不會得到父母的允許而去與男性結交的女性，就是在愛情上得到成功，但往往由於父母的及對，結果招致兩面不討好，往往不但愛情不能最終得到結果，亦做成與家庭關係的破裂，或如少女那樣失去了家庭對她們的信任，父母再不讓她們自由地到外間去求學。

在西方的書信體小說中，書信是維繫寫信人和收信人的關係的重要道具，¹⁹ 但在中國現代女作家的書信體小說中的書信往往反諷地顯現了寫信人和收信人的隔閡，寫信人的孤立無援。書信象徵了寫信人的孤獨。書信往往也是寫信人探討人生意義、嘗試去建立生存目標的心路歷程的記錄，而在這探討的路上往往是孤軍作戰。寫信這行動可以看作尋求建立共同進退的戰友的舉動，因此，當寄出的信得不到回音的時候，寫信人所嘗到的是無窮盡的失落感。《某少女》的書信執筆者在最後一封信中寫道「我此後是將無意識地生活了」，²⁰ 沒有書信往來的日子將會變得缺乏人生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某少女》中少女寄給她戀慕的男性的信是由男性交給一位女作家沈櫻代爲發表的。寄出的信，已不再屬於寫信的人的了，變成可以任人擺佈的存在，而這亦往往真實地反映了寫信的人的實際情況：如果說寫信是書信執筆者一種控制自己的生命的嘗試，寄出的信卻不再受控制，任人擺佈，可見書信執筆者始終難以控制自己的生命。然而，這由另一位女性去將由女性執筆的書信發表的過程，反映了女性的別的可能性，女性也有處於控制局面的可能。

三 《遺書》：女性共同體

書信體小說中，書信執筆人是女性而收信人是

男性時，故事情節往往會圍繞著兩性關係。由於執筆人是女性，她們寫信給男性是一項相當大膽而又積極的舉動，而書信亦傳遞著她們對建立親密的兩性關係的憧憬與渴望。此類小說主要是由女性所執筆的書信組成，對女性所寄出的信的回信，讀者並不能直接看到，每每透過女性執筆者在信中提及收到回信，從而知道收信人的男性的情況和感受。書信體小說是一種顯現女性孤立處境的文本，寫信給男性可以說是一種向外尋求思想、感情的出路的舉動，所以。如果書信執筆者是女性，而收信人是男性的書信體小說可以說是一種外向的文本。同時這也是一種隱藏著鬥爭、危機甚至導致破壞和滅亡的文本。

書信執筆者和收信人都是女性的書信體小說，通常著重傾訴女性本身的感受和描摹女性個人的內心世界，是以女性感受為中心的文本。由於執筆者和收信人是同性，對大部分事物都可能有較接近的觀點和感受，這類書信體小說可以說是一種女性共同體的文本，由於是對同性傾訴的話語，可以看作是一種獨白，一種內向的文本。這種女性寫給同性看的文本，繼承了一些清代女性彈詞作家的作品中，作者向女性讀者敘述寫作的過程和感受的部分的情懷。²¹

冰心的《遺書》和盧隱的《或人的悲哀》都同在一九二二年出版。這兩篇作品中的書信執筆人一宛因和亞俠都是患病的年輕女性。這兩位背負著林黛玉的命運的現代女性知識分子，雖然不能夠戰勝頑疾，但宛因生前明知逃不過死亡的摧殘，仍努力積極地活著。她的病死，暗示著她所處的時代的女性仍受著一些並非個人力量可以抵抗或超越的束縛和限制。亞俠的自殺雖然看似消極行爲，卻是一種對病魔的積極抵抗；與其讓病魔控制生命，倒不如自殺。自殺雖然是消極和帶有破壞性，卻是一項積極操縱控制自己生命的行動，亞俠的自殺是現代女性的一種消極的自我強調、自我伸張的舉動。

《遺書》中的書信執筆者宛因雖然知道自己患

了不治之症，仍然積極活著。到海邊的姑母家寄居養病時，仍然繼續學習新事物，例如彈琴、²² 教小孩讀書，²³ 決定要「系統的看書」。²⁴ 宛因嘗試正面和積極面對自己有限的生命，她不斷設計、改變自己的生活內容。宛因是一位尚在求學的少女，算不上是一位成熟的女性知識分子。但從她的書信中，我們可以看見她是具備有成為知識分子的各種素質的。例如：她常在思考生死的意義，在第五封信中，宛因解釋自己對生活的看法：

「在廣漠的宇宙裡，生一個人，死一個人，只是在靈魂海裡起了一朵浪花，又沒了一朵浪花，這也是無限的自然。」²⁵

此外，她對文字、文學、寫作都有一定的見解。在給冰心的第四封信中，宛因談及自己會「因著一時不可遏抑的衝動」²⁶ 而寫作，但寫完後又往往會把稿焚掉；在第十二封信中談到村里一位女教師楊女士是位詩人時，宛因說她並沒有把自己所寫的東西留下來。²⁷ 從宛因的焚稿及楊老師不把詩稿留下來的做法看來，她們都是背負著傳統社會的被湮沒、被忘懷的女性知識分子、女作家的命運；她們的稿都沒有被保留下來。

宛因在信中指出人們對於文學「應有自己的意見，不必相同、亦不必強同」。²⁸ 在創作方面，「應當是個人方面絕對的自由揮寫」，²⁹ 可見宛因的文學和創作觀是開放和尊重個人存在的。對於自己的創作，宛因卻認為沒有保存的價值而不曾留下來，這是傳統女性對自己的創作的自我菲薄的態度。她的病和焚稿的行動是她所繼承的傳統女性消極的性質，肺病和焚稿使人聯想起《紅樓夢》中鬱鬱而死的林黛玉。³⁰ 在宛因身上傳統女性和現代女性的兩種性質並存著，一方面她有高度的自我分析的能力，強烈地意識到現代人的困境；另一方面，她無力改變疾病所引致的破壞和滅亡，在宛因身上體現了傳統女性和現代女性都不能與病魔抗衡，肉體的脆弱是無從逃避、無從扭轉的破壞力量。

宛因的死是有象徵意義的。就像冰心另一篇作品《最後的安息》³¹中童養媳的翠兒的死一樣，宛因的死代表著傳統的病弱的、被動的、不自我表現而被埋沒的女性的死。冰心筆下的女性的死往往是具有積極意義的，象徵著不合時宜的事物的終結和新的開始。宛因雖然像無數古代有學識、有見地的女性那樣夭折了，但由於她的信有冰心為她保存下來，並不會被埋沒了。宛因的死是火鳳凰的死，並不是終結，而是新的生機的序幕。現代女性是保存女性創作的力量（冰心保存著宛因的信），她們發現女性的創作並加以重視（宛因惋惜楊女士不把自己的詩作發表）。³²

《遺書》是一個沒有父兄、沒有男性出現的世界。這裡只有母親、姑母、女同學、女教師。姑母是一位能幹的女性，不僅將自己擁有的田地管理得井井有條，還為農民的孩子設立了一間學校。任教的楊女士是位傑出的教員，備受學生尊敬。³³宛因身處的是一個由女性力量支持的共同體；支持她的一切力量都來自女性：母親、姑母、同學冰心。宛因的信是寫給冰心的，這意味著女性是聆聽女性的故事的聽眾，這種說和聽都是由女性擔任的現象，與明清的女性創作的彈詞極為相似，這些作品的作者往往意識著女性的聽眾和讀者的存在。³⁴

《遺書》是一個一方面繼承了傳統女作家的性質，同時也具備有現代女性知識分子素質的現代女性對生的凝視、對死的思考的記錄。宛因的死象徵傳統女性是不合時宜的，而她的現代女性的性質卻由冰心發揚光大。所以宛因的死是具有積極意義的，這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精神也是大部分冰心早期作品的基本精神。

從宛因的書信中，透過她的回憶，反映出五四初期中國新一代的女性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活和人生觀。宛因的回憶大部分集中於從前在學校中的事情，例如在課室中驚醒了微睡中的冰心，³⁵姑母家宴會的琴聲令她「想起家和母親、你〔冰心〕和學校，以及許多的朋友」，³⁶而在最後一封信中，宛

因說就是在她死後，她的回顧中「永遠有母親、姑母和你（冰心）」。³⁷

宛因的世界是沒有男性存在的，是一個只有女性而且只局限於家庭和學校的狹隘範圍。宛因到海邊的姑母的家養病意味著新生的可能性，她患的是不治之症，病把她和傳統的、被動的女性連在一起。她的死象徵了一些傳統的、不合時宜的、消極的、女性的性質的消滅，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宛因的信是她用以記錄自己的思想、心境的工具，同時也是作為與天各一方的摯友溝通的方法。她雖然夭折了，但她的信成為了她生之憑証，個人的記錄。

四 《或人的悲哀》：現代林黛玉的困境

冰心筆下的宛因是一個新時代中正在成形的知識分子，由於她繼承了傳統女性脆弱的肉體，因而無可避免地夭折了。她的死是身不由己的。在宛因身上我們看到精神和肉體的差異，精神可以不死、可以永存，但肉體卻是脆弱的，不受控制的。而人往往由於不能控制肉體的衰敗，縱然有氣蓋山河的雄心壯志，也每每難免鬱鬱而終。宛因有著傳統中國女性逆來順受、安於天命的美德，雖然知道自己將不久人世，仍然積極向前。

盧隱的《或人的悲哀》中的書信執筆人亞俠卻與宛因是截然不同的。亞俠也像宛因一樣，是位受病魔纏擾的現代女性。然而在人生和感情的經歷上，亞俠比宛因複雜得多；宛因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菩薩，生存在只有母親、姑母和同學的單性、單純的世界中。因此，她也是無力的、無助的，任由害虫（疾病）侵蝕，最後甚至被毀滅。相形之下，亞俠是性格和遭遇都比宛因複雜的女性，她獨行獨斷，我行我素；而這亦是促成她自殺的重要原因之一。

《或人的悲哀》的書信披露了亞俠這些新時代中有強烈自我認識的女性的處理自己的感情生活的歷程。「戀愛」是現代女性知識分子面對的一個新

課題，在亞俠最後的一封信中、她就娓娓說出自己所陷的感情漩渦被知識所苦纏的困境，³⁸ 從亞俠信中，可以知道她是個不擅於處理（其實是不懂得）自己感情的人。亞俠這些剖析自己的困境的信是一種內省式的獨白、一種自我觀照；與上面論述過的沈櫻的《某少女》那些寫給傾慕的男性的信是大不相同的。

冰心的《遺書》是個沒有父兄的、沒有男性戀人的女性中心的世界。而廬隱的《或人的悲哀》中卻有書信執筆者的哥哥和她身邊出現的男性和女朋友們的戀人等（父親卻並不存在）。然而，這些男性與亞俠的關係都顯得疏離而又淺薄，例如亞俠曾在信中敘及去過日本找兄長，亞俠並無交待這位哥哥是怎樣的人。從東京回國後，住在姑母家，那裡有一位表兄，本是幼年的玩伴、但現在「大家都覺得生疏了」。³⁹ 那些希望獲得她感情的男性，亦成為折磨亞俠的原因。在理智上，「化費了不知多少心血，也求不到答案」的「人生的究竟」，⁴⁰ 這個問題使亞俠同時不能解決與感情有關的問題，她只能夠用「游戲人間」、「一味的放蕩著」⁴¹ 的消極態度去與男性周旋。這種漫無目的、不負責任的做法把追求她的男性害死、害病了。亞俠雖然遺憾於自己在處理感情上的失當而害了那些追求她的人，但與此同時她亦因受男性的追求而「陷入感情的漩渦」，不能自拔。⁴² 感情上的葛藤，使亞俠處於無休止的感情漩渦中，無力自拔，越捲越深，最終免不了沒頂。

在《或人的悲哀》中，我們可以看見廬隱筆下的男女關係並不是一種樂觀和有建設性的關係，而是一種互相殘害、最終弄至玉石俱毀的關係。廬隱筆下的男女關係並沒有才子佳人、英雄救美式的關係，而是兩頭自我稱王稱霸的猛獸在角鬥得兩敗俱傷，這也許是現代中國女性知識分子在脫離傳統之後所要面對的嚴峻局面，而這也是女性在爭取與男性平等時要付出的重大代價。在現代的男女關係中，女性不能再冀求男性作為她們的保護者，因為男性是她們鬥爭的對手、甚至是敵人。

在亞俠的信中，沒有一個男性對亞俠或其他女性起有正面和積極的作用。與男性的戀愛使女性陷入無崖無際的情感漩渦和深淵。亞俠的自殺是由於她自己無法解決和整理自己的人生路向。亞俠是現代要獨自面對自己的人生的孤獨女性的肖像，在沒有找到明確目標的困境中，她只得走上自殺之路。

在人生的路向上，亞俠和宛因的選向是迥然不同的。亞俠由於選了愛情而不能脫離自古從來多情女子多遭情困的命運，以致不能自拔。在亞俠身上可以看到「情」是困人的，使人迷失方向的。另一方面，宛因是個重理想、重知識的仍然不知愛情為何物的情感生活單純的女性，因而人生目標也較顯清晰。亞俠的死是消極的，亦可說是象徵現代女性知識分子在男女關係上面臨的困局，書信體小說是一種體現這困局的敘述模式。書信記錄了執筆人的思維、感情。書信獨有的格式象徵了執筆人的處境：受著傳統的形式規範，雖然收信人是傾訴的對象，但由於收信人也是女性，並且只是消極地、被動地聆聽傾訴的存在，對於書信執筆人的困境是受莫能助，徒歎奈何。書信可以說是處於困境中的女性的掙扎和最後敗北的記錄。

《遺書》和《或人的悲哀》中的信都是寫給女性的，某程度上，收信人和書信執筆人都有類似之處，因此，在這兩篇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雖然死了，但她們的精神仍會由收信人繼承的，在《遺書》的開頭、收信人冰心就強調說：「宛因死去，到如今整整兩年了、但我總覺得她在我精神上，有永遠的存在」；《或人的悲哀》則在結尾附有一段是亞俠死後，她的表妹寄給K Y的信，信中說亞俠有一部名為《生之謎》的書給她作紀念品，⁴⁴ 這正暗示亞俠的「生之謎」的問題會由K Y去繼承或者為她尋出答案。

五 結論

書信體小說中，書信執筆人是女性而收信人是男性時，故事情節往往會圍繞著兩性關係。由於執

筆人是女性，她們寫信給男性是一項相當大膽而又積極的舉動，書信亦傳遞著她們對建立親密的兩性關係的憧憬與渴望，可以說是一項外向的舉動。所寄出的信的回信，讀者並不能直接看到，每每透過女性執筆者在信中提及收到回信，從而知道收信人的男性的情況和感受。

女性執筆者的書信體小說是一種顯現女性孤立處境的文本，寫信給男性可以說是一種向外尋求思想、感情的出路的舉動。這類作品可以說是一種外向的文本。同時這也是一種隱藏著男女之間的鬥爭、人際關係的危機甚至導致社會關係的破壞和女性最終的滅亡的文本。

書信執筆者和收信人都是女性的書信體小說，通常著重傾訴女性本身的感受和描摹女性個人的內心世界，是以女性感受為中心的文本，是一種內向的文本。由於執筆者和收信人是同性，對大部分事物都可能有較接近的觀點和感受，這類書信體小說可以說是一種女性共同體的文本，由於是對同性傾訴的話語，可以看作是一種獨白，一種內向的文本。由女性寫給女性的信顯示一種女性共同體的延續的力量。

2001年3月定稿

【注釋】

- 1 賀玉波：《中國現代女作家》（上海：復興書局，1936年）頁48。
- 2 a) 任一鳴：《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衍進》（香港：青文書店，1997年6月）頁35。b) 喬以綱：《中國女性的文學世界》（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10月）頁58。
- 3 同上。
- 4 Altman, Janet G. *Epistolary*.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3
- 5 沈櫻的《某少女》的書信執筆者的少女在寄給她傾慕的青年的一封信中就寫道：「……我就把這封信寄往你的校中了。使你低連之後立即可以看到我的信。我用這信代替自己，恭候我的哥哥你！馮沅君的《隔絕》（一九二二年）中的繡華寫信給士軫，除了催促他來營救她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讓他「可以由此得略知我被拘後得生活情況」。
- 6 宛因由於肺病死了，亞俠跳湖自殺、繡華服毒自殺、少女

- 決定不再寫信給青年，這決定，於她而言是近乎於死亡一樣得具有摧毀她生命得力量。在最後一封信中，她聲言「我此後是將無意識地生活著了！」
- 7 Favret, Mary, A. *Romantic Correspondence: Women, Politics, and the Fiction of Lett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9-10.
 - 8 參上，107頁。
 - 9 參上，123頁。
 - 10 參上，103頁。
 - 11 參上，103-4頁。
 - 12 參上，104-5頁。
 - 13 沈櫻得小說在人物得名上得特色是用「男人」、「女人」、「妻」、「哥哥」、「妹妹」一類有性別識別得名詞而不用專有名字，這類有性別意義得名詞往往還有定義人與人、尤其是男女間關係得作用，例如：「妻」、「哥哥」、「妹妹」等。
 - 14 沈櫻：頁116。
 - 15 沈櫻：頁120。
 - 16 同上。
 - 17 同上。
 - 18 沈櫻：頁102。
 - 19 Perry, Ruth. *Women, Letters, and the Novel* (New York: AMS Press, 1980), pp. 93-94.
 - 20 沈櫻；〈某少女〉，《喜筵之後·某少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頁165。
 - 21 清末由淮陰邱心如女士所撰得《筆生花》這部彈詞、作者在每日開首或結尾的部分都會交代一下寫作的經過，而且很多時都會意識著讀者是女性、例如在第一章就說寫《筆生花》一書是要「聊博伐北堂堂室一時歡」，而在結尾的部分，作者又重申「無意作成書一部，自嗤忙裡敘閒文，留貽閨閣邀清賞。」淮陰心如女士：《筆生花》（文海出版社，不注出版年份了。）
 - 22 冰心：《冰心文集，1》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頁134。
 - 23 同上。
 - 24 參上，頁139。
 - 25 參上，頁132。
 - 26 參上，頁130。
 - 27 參上，頁143。
 - 28 同上。
 - 29 同上。
 - 30 參看曹雪芹《紅樓夢，第九十七回》。
 - 31 冰心。
 - 32 冰心：頁143。
 - 33 參上，頁133。
 - 34 例如《筆生花》的結尾部分。
 - 35 冰心，頁130。
 - 36 參上，頁142。
 - 37 參上，頁147。
 - 38 廬隱：〈或人得悲哀〉《廬隱選集，上》（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頁180-181。
 - 39 參上，頁179。
 - 40 參上，頁181。
 - 41 參上，頁168-169。
 - 42 參上，頁180。
 - 43 參上，頁127。
 - 44 廬隱，頁182。